

杜月笙

「恆社」風雲人物

章榮初 三代人

一百年的回憶

家事國事 天下事

章濟塘 著

英資企業欺壓、日本侵略者逼害、國民黨官僚敲詐，
從農村到大上海，從學徒到大老闆，你所不知道的
上海資本家故事。





家事 國事 天下事

——杜月笙「恆社」風雲人物

章榮初三代人一百年的回憶

章濟塘

目錄

緒言 4

第一輯 以筆者祖父章榮初為主的家史

從所謂「杜公館」說起	8
章榮初學徒生涯	28
上世紀三十年代樣本背後的故事	47
1936年上海商會選舉軼事	55
「青天白日滿地紅」的第一次印製	68
尋覓祖父的腳印	78
毋忘「八一三」	82
掙扎與盼望：一個上海企業家的抗戰自述	90
「青樹同學會」與《雄風》雜誌	122
建設家鄉 回饋故土	132
對得起故鄉，對得起自己	146
海納百川尋夢路	151
「大班」和「老闆」	169

第二輯 筆者父母章志鴻、馬璧如的往事記敘

一張八十年前的結婚證	172
紀念一位老伯	177
所謂「將軍私人遊輪」	185
上海實業：對外開放的窗口	188
遠去的記憶	196

第三輯 筆者本人的回溯

月是故鄉明	214
一個富三代穿越半世紀的記憶	217
冬日閣樓的陽光——記憶中的充仁畫室	227
張充仁一幅未發表過的油畫	238
走上空無一人的羅湖界橋	242
詩與遠方	251
山不轉水轉	254
編後記	256
主要資料來源	258

封面照片：
1964年9月15日筆者出發支邊新疆，祖父與家人在上海火車站相送

封底照片：
1947年6月30日筆者父母赴美留學前，攝於上海紹興路家中

緒言

本書是筆者於 2011-2020 年在中國內地雜誌發表的家史文章之合集，記敘一個上海企業家三代在這百年的生活軌跡，乃本世紀歷史的一個側面。

第一代章榮初（1901-1972），世紀同齡，出生在浙江鄉村小鎮，1918 年隻身到上海當學徒，可說是第一代農民工，1928 年創建中國第一家華資印染廠，1938 年開設上海十大紗廠之一的榮豐紗廠。在他最輝煌的歲月，既是上海灘顯赫大老闆，也是青幫大亨杜月笙「恆社」的核心人物。1947 年赴台投資，帶了一千紗錠機器，從香港前往台北，到達基隆時，恰是 2 月 28 日（「二二八事件」），輪船在基隆海面漂泊三天無法靠岸，鎩羽而歸。1948 年秋章榮初出走香港，終受統戰，於 1949 年初返回上海迎接「解放」，1972 年文革中黯然離世。

章榮初的長子章志鴻（1924-2008），成長於父親事業的黃金時代，四十年代後期留學美國，1950 年 9 月和二百多名留學生登上「威爾遜總統號」歸國，同船有兩彈一星功臣趙忠堯、鄧稼先、涂光熾、羅時鈞等，文革中這些海歸學人幾乎無例外被打成美帝特務。章志鴻是新中國統戰下的一代資本家，文革後頗受重用，由上海市長汪道涵起用為上海市機電局副局長，後派任香港上海實業集團總經理，政協委員及全國工商聯執行委員，退休後移居洛杉磯。

第三代章濟塘（即筆者），章榮初長孫，抗戰勝利前夕 1945 年初出生上海，自幼從名師學美術，六十年代初階級鬥爭高潮中因出身被拒於美院校門，參加支邊新疆農場，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十四年，1981 年移居香港。

筆者退休後撰寫的這些文章，所據主要是章榮初和章志鴻撰寫的回憶錄。1963 年章榮初應政協文史部門之約，著有一部十五萬字回憶錄《我在舊社會的三十五年》（因文革未出版），詳盡記錄他在三四十年代的經歷，是民國時期大陸私營企業家留下的唯一一部完整自傳。筆者身為上海資產階級一員，記述家族走過的路，相信無人可替代。

本書二十五篇文章，各自成篇，分別刊於內地多份雜誌報章，內容難免有重疊，現集為一冊，筆者作了文字整理，還原這一百年中國私營企業家走過的路。

有人問，你祖父在「解放」前夕返回上海，你父親「解放」初由美歸國，結果經歷了諸多磨難，一定後悔莫及。我要說的是，沒有誰，比和國家患難與共的一代更愛自己的祖國；沒有誰，比與民族共度艱辛的一輩更愛自己的民族。中國近代民族企業創業者，從一開始就和國家民族的命運緊緊相連。拳拳愛國心，錚錚報國情，「實業救國」絕非一句空話，這是膚淺的階級鬥爭論信奉者無法理解的。

在動盪大時代，家庭離不開國家，家事離不開國事，每個人的命運，都和國家存亡息息相關，和民族大局切切相連。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故名之「家事國事天下事」也。

2020年8月15日記於香港聽雨軒

第一輯

以筆者祖父章榮初為主的家史



從所謂「杜公館」說起 ——章榮初實業救國之路

紹興路之為文化街，已是上海人共識，這條百米小街，至今依然梧桐婆娑，綠樹蔭翳，不像其它馬路高樓林立，面目一律。紹興路的媚力，恰在這蔽空濃蔭下的書香，鬧中取靜的幽雅。

從香港回上海，航機刊物介紹上海旅遊點，「紹興路54號」的標題跳入我眼，在紹興路度過童年的我，倍感親切。看下去不禁笑出來，現在那裡叫作「笙館」，說是「海上聞人」杜月笙的故居。更多傳言稱是杜先生四姨太或五姨太或九姨太的住處，更有說是「有人送給杜母吃素念佛」之處。以訛傳訛，無奇不有。

其實，這是我家舊居，我的出生地。

紹興路54號，原為美國領事館興建的僑民俱樂部，1940年落成後因戰事未使用就出售，由我祖父以四千兩黃金購得，直至1952年成為上海人民出版社社址。

— . —

創實業民族資本 鬥外資三起三落

我祖父章榮初（1901-1972），名增驊，字榮初，祖籍浙江省湖州荻港。荻港章氏名人輩出，如民初外交家章宗祥，中國地質學先驅章鴻釗，教育家章開沅等。章吳兩姓為當地望族，

民謠稱：「章百萬，吳無數。」直到現在，以石板鋪設的荻港老巷，橫鋪的是吳家所鋪，直鋪的是章家所鋪。（《吳興荻港章氏五修家乘》2010）

到我祖父在菱湖鎮出生時，家道中落，景況清寒，他只讀過五年私塾，十四歲就在父親開設的土絲行打雜幫工。1918年冬剛滿十八歲，身揣兩塊大洋，跟姑夫到上海打工。

中國工業現代化與農村與土地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直到今天依然如此，章榮初就是一個二十世紀初的農民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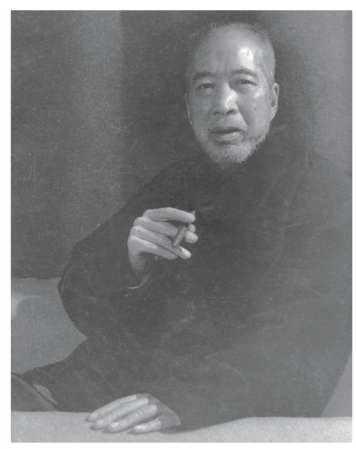
不知是個人幸運還是社會風氣所然，章榮初在學徒生涯遇到一個好老闆，每天店舖打烊後，老闆督促他寫大小楷十張，學珠算心算，教育他「客人乃衣食父母，做生意童叟無欺」。祖父一生重情義、知報恩，寫得一手好字，心算和記憶力極強，為日後創業打下紮實基礎。

十年辛勞，十年拼搏，章榮初從學徒工、布店夥計、合夥人，到自己創業。1928年買下上海楊樹浦華德路（現長陽路）十七畝土地，開設中國第一家華資印染廠——上海印染廠——此前英資綸昌印染廠獨家壟斷中國印染業。

當時的中國，國弱民窮，民族資本猶如巨石下的幼草，在章榮初拒絕英資兼併後，綸昌發起削價攻勢，兩個月內將出廠印花布從每匹四兩五錢白銀，降到每匹二兩八錢白銀，導致上海印染廠每日虧損一千兩白銀。1930年5月16日章榮初在《申報》刊登《告本埠匹頭業勿定外貨宣言》：「在此千鈞一髮的中國裡，大家需要覺悟了，我以十二分的誠意忠告諸位幾句

話……將提倡國貨的心，常印在腦海裡。」1930年9月上海印染廠終於被英資綸昌壓垮倒閉，一個月後布價隨即被綸昌提高到每匹七兩白銀。

半年後，章榮初在上海商業銀行總經理陳光甫和銀行家郁震東支持下，重新站起來，1931年7月上海印染廠復工。1932年他買進隔壁五十畝農田，工廠擴大到紡紗、織布、印染，成為全能紡織廠。



章榮初（攝於六十年代初）

面對中國民族資本的崛起，外資是不甘心的，綸昌財大氣粗，故伎重施，再次將出廠布價由每匹七元跌到三元七角（1933國民政府改革幣制，廢止白銀，改用銀圓），上海印染廠苦撐半年，1934年6月再度倒閉。

經過風雨飄搖的兩年掙扎，1936年又頑強挺立，易名上海紡織印染廠，更上一層樓，增加紗錠和機器，員工達三千多，成為上海灘最大紡織企業之一。可嘆1937年「八一三」日寇進犯上海，處在炮火下的企業終告結束，被日商裕豐紗廠接管。

十年間，三次倒閉，三次爬起，章榮初在1938年另設榮豐紗廠，終於在上海紡織業界站穩腳跟。

談起章榮初的往事，沒有誰，比和國家患難與共的一代更愛自己的祖國；沒有誰，比與民族共度艱辛的一輩更愛自己的

民族。中國民族資本，從一開設就和國家民族的命運緊緊聯接，拳拳愛國心，錚錚報國情，「實業救國」不是一句空話。用階級鬥爭理論來解釋社會，是無知而膚淺的。

— · —

找靠山拜師杜鏞 入恆社堪稱中堅

三十年代初的十里洋場，魚龍混雜，黑道白道橫行，即便有一定身價地位，依然如履薄冰。章榮初為了找個靠山，1933年初經黃炎培【註】推薦，拜杜月笙為師，加入了1932年成立的「恆社」。

杜月笙出身十六浦地痞流氓，拜青幫通字輩「套籤子福生」陳世昌為老頭子。1927年中共在上海建立第一支武裝，控制了上海市，蔣介石派陳群等潛入杜府，組織「中華共進會」，誘殺中共領導人汪壽華，發動「四一二」事變，鎮壓了中共武裝，令老蔣在政權之爭中脫穎而出。杜月笙獲封少將參議，儼然社會名流了。

「杜月笙現象」是特殊時代環境所造成，當年租界分治，各自為政，上海這個東方第一商業都市，竟沒有統一的法律、統一的管治，無政府狀態，造就了杜月笙這樣黑白兩道通吃、正邪左右逢源的勢力，憑杜氏「閒話一句」擺平各種社會糾紛、調停八方利益爭鬥，可謂「亂世出英雄」。

杜月笙為進入上層社會，需要改變黑幫形象，大弟子陸京士（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委員）提出在幫會之外，成立一個合法

社團「恆社」，設立高門檻，入社者需具中學以上學歷，文職人員科長以上，文化教育界中學教師以上，軍人少校以上，或者擁有自己企業，如此一來，把杜的幫會弟兄全擋在門外。

恆社成員中商界佔百分之五十四，香港回歸後首任行政長官、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的父親董浩雲，香港立法會前主席、現全國人大常務委員徐麗泰的父親徐大統，九龍倉集團主席吳光正的父親吳紹璘建築師，都是恆社成員。恆社的核心是十九人理事會，其中九人為常務理事，杜月笙自任名譽理事長。1933年2月章榮初拜杜為師，加入恆社，1934年成為九名常務理事之一。（《恆社月刊》第10期，轉引自《上海青幫》上海三聯書店）

陸京士主持編寫的《杜月笙傳》有這樣的記敘：

恆社八百弟子中，各式各樣人物都有。……杜月笙常說他的學生子中有三匹野馬，他自己拉不住他們的韁。事實上則其言若憾焉，而心實喜之，因為這三匹野馬大有乃師之風，他從這三個學生子身上看到若干年前的自己。……三匹野馬跟杜月笙都很親近，洪雁賓這個招商局船務科長，根據杜月笙的說法，洪雁賓的法道比我還要大！……張子廉不在洪幫，卻替杜月笙擔任洪幫的聯絡者，僅此一點，可見張子廉噱頭不是一眼眼。

本事最大，手面最闊，尤能超過乃師杜月笙，上海人講究的三頭：噱頭、苗頭、派頭一概佔全的，

首推杜月笙的愛徒，恆社中堅分子章榮初。

（章君毅《杜月笙傳》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

「八一三」事變後，上海淪陷，杜月笙為避日軍迫降，經香港轉赴重慶，在上海留下他的親信萬墨林、徐采丞作他的代表，當時杜門有「內務萬墨林、外事徐采丞」的說法。

1938年章榮初在大西路74號（現延安西路）開設榮豐紗廠。原為獨資，徐采丞來參觀後，表示杜要入股，於是改為有限公司，杜出資三萬，徐采丞和徐寄廬也各出資三萬。章榮初乃奉杜月笙為董事長，兩徐、他自己和總經理韓志明為常務董事，杜月笙也因此成為中國紡織業聯合會理事長。（徐寄廬是杜月笙親近者，四十年代任浙江興業銀行董事長，上海銀行公會理事長和上海商會會長。）

當時筆者父親章志鴻就讀上海聖約翰大學，母親馬璧如就讀東吳大學商科，外公馬久甫是浙江興業銀行董事經理，1943年春章榮初親自到浙興銀行，託浙興董事長徐寄廬作媒，向馬久甫提親，1944年4月8日筆者父母的婚禮在上海麗都花園舉行。

以章家當時的經濟狀況及社會地位，婚禮完全可以極盡奢華，但儘管華麗隆重，卻只有茶點招待，不設酒席。此一是蔣介石提倡節儉新生活運動餘韻，二是杜月笙帶頭的風氣。

杜家總帳房黃國棟有如下記載：「杜月笙的子女都已長大，五個兒子及一個女兒的婚事都在麗都花園舉行，只設茶點

招待，每次來賓千餘人，花費還是很大。杜月笙六十壽辰，也在麗都花園舉行。杜要求節約，每席僅六個素冷盤和一大鍋光麵……」（《杜門舊話》《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54輯1969年）

婚禮上，馬璧如的伴娘是她表妹張錫瑾，其夫王光復——王光美的五哥——曾在武漢大戰中擊落九架日機的空軍英雄，當時是駐滬國軍空軍上校，1948年去了台灣，任台灣空軍作戰處少將處長多年，八十年代退休移居美國。抗戰勝利六十週年時王光復夫婦應邀到京，獲中國政府頒授「抗戰老戰士」勳章。度盡劫波，柳暗花明，父母和他們在達拉斯重逢，已是相別六十三年之後的2007年。

— . —

抗日寇身陷囹圄 棉紡業黃金時代

「八一三」抗戰全面爆發，烽火四起，但日本尚未對西方宣戰，不能進入租界，租界成為淪陷區內的孤島，到1941年12月6日珍珠港事件之前這幾年稱為「孤島時期」，文化經濟畸形繁榮。

1938年10月榮豐紗廠開工，生意非常好，但處在日寇魔爪之下，朝不保夕。1939年10月，一個日本軍官來到愚園路章榮初家，自



陝西南路145號
(筆者2017年攝)

稱是極司非爾路76號的，這是日寇汪偽特工總部，章家人嚇得臉都白了，他要章榮初出面請法租界一位醫生出診。章榮初一聽就明白，這位醫生是抗日人士，當時日本人不能進租界，只有把醫生引出租界才能下手，章榮初對日本軍官說明天要去杭州，後天回來就致電醫生。日軍走後，他立即找地產方面的朋友，在法租界亞爾培路（今陝西南路）租了一所房子，全家動員，用廠裡幾輛卡車半天就把家搬到租界。

不久得知附近愛麥虞限路74號已落成要出售，於是以長子章志鴻之名，以「四百根大條」（四千兩黃金）買下來，這就是今天的紹興路54號。該宅正樓原只兩層，再加了一層，並在正樓後面的游泳池旁擴建一座曲尺形兩層樓房，供傭人住宿，樓下是廚房和洗衣房等。這樣的豪宅在當時上海，是相當顯赫的。章榮初又用二百五十根大條買下隔壁永嘉路25弄20號一幢舊式洋房，以杜月笙的名義，供杜的師傅陳世昌一家居住。兩幢房子毗鄰，隔牆開一小門可以來往，章榮初在杜門的地位就更特殊了。



紹興路54號
(筆者2004年攝)



陳世昌宅
(筆者2004年攝)

抗戰淪陷時期，國民黨在上海的組織被日軍破壞，1943年底，國民黨組織部副部長吳開先再度負命到上海，與第七戰區司令吳紹澍、軍統戴笠協調地下力量，1944年4月，萬墨林向章榮初提出在紹興路54號請一批銀行家吃飯，其實是吳開先、吳紹澍、蔣伯誠等，以宴飲打牌為掩護，召開國民黨敵後工作會議。到6月，吳開先被叛徒告發，國民黨在上海的電台被日軍破獲，萬墨林等人被捕，章榮初受牽連被抓進日軍憲兵隊。他的回憶錄寫道：

一個日本憲兵坐在中間寫字檯椅子上，對面也有一隻椅子，日本人把電鈴一按，對面的椅子就動起來，我知道這是電椅子，一會兒來了幾個日本人，拿來十幾塊夾板和許多繩子，把我拖到椅子上去，我硬拼住不肯坐上去，正在這緊張時候，忽然門口來了一個日本人，把門半開地對裡面日本人說了幾句日本話。坐在寫字檯上的日本人對我說：「你不肯坐是嗎？那就換個花樣吧！」他們幾個把我的兩隻手綁起來，腳沒有綁，在這個房間裡四角立四個日本憲兵，把我這個人當皮球拋，先把我拖到一個角裡的日本人旁邊，這個日本人就用力把我一拋，當然不出幾步就跌倒了，他們哈哈大笑，又來把我拉到另一角裡，交給另一個日本人再拋，我跌了十廿次。後來又把我吊起來打，這樣到了下午大約兩點鐘的時候，日本人把我放下來，叫我坐下來對我

說：「已經決定了，明天槍斃你。你寫一張遺囑吧！」我說：「橫豎要死了，寫什麼遺囑。」他舉起手來很重地打了我一記耳光，就把我關到牢房裡去。

（章榮初《我在舊社會的三十五年》手稿）

章榮初畢竟不是國民黨人，徐采丞花了三十根金條（三百兩黃金）把他保出來，在回家路上，章榮初問徐：「吳開先也被抓了嗎？」徐采丞笑說吳開先是不會抓的。徐采丞奉杜月笙命留在上海，開設「民華公司」，將上海的棉紗紙張等物資運往重慶，再將後方的桐油牛皮運來上海，大發國難財，利益歸杜月笙和戴笠兩人。章榮初不解日本人怎麼睜眼閉眼讓他們進行這樣的戰略物質交易，徐透露日寇知道杜在中國政界舉足輕重，要拉攏杜，進而勸蔣介石放棄抵抗，對日投降，因此允許徐以生意為名保留一部電台和重慶聯絡。因蔣介石、杜月笙堅決抗日，日寇始終未能得逞。

萬墨林在極司非爾路76號特務機關受了重刑，更被76號偵緝隊長漢奸吳四寶敲詐了幾十萬，後經潛伏在日方的唐生明等疏通釋放後，無法在外面活動，在紹興路章家隱居到抗戰勝利。

抗戰勝利後，首先進入上海的是美國空軍，章榮初包下「偉達」、「祥生」兩家飯店，辦起「章氏招待所」，免費接待美軍官兵。美第七艦隊進駐上海，司令金凱德四星上將（Admiral Kinkaid. C.I.C.）代表美國政府到章家致謝，章榮初在花園草

坪設宴招待盟軍，陳納德將軍到上海也來拜訪章榮初。蔣介石得知後，送了一張親筆簽名照片給章榮初。

1947年初，解放軍節節勝利，蔣介石要搜捕國民黨左派領袖李濟深，李的幕僚李乙尊（京劇程派藝術傳人李世濟的父親）要求章榮初幫助，李濟深在紹興路54號躲避月餘，期間李患盲腸炎，章榮初請上海最著名的外科醫生任庭桂在家為他動了手術，將他秘密送往香港。

被日寇霸佔的上海紡織印染廠收回後，改為榮豐二廠，與大西路榮豐一廠合併為榮豐紡織廠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註冊資本法幣一百億元。

抗戰勝利後的幾年，經濟迅速恢復，紡織業連番增長，據「蘇浙皖滬機器紡織工業同業公會」1945至1949年初的統計，榮豐紗廠資產在上海紡織企業排名第五位（《近代上海棉



榮豐紗廠股票（1947）
董事長杜月笙，常務董事徐采丞、徐奇廩、章榮初、韓志明

紡織業的最後輝煌（1945-1949）》王菊著，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48年上海有大中企業一百零一家，其中紡織企業三十四家，上市公司二十一家，榮豐是上市企業之一。（《上海工商經濟史料》）中國民族資本的力量，積聚了近百年，終於在四十年代後期造就了曇花一現的黃金時代。

— · —



章清儒、章榮初
為青樹小學題辭（1933年）

辦青樹致力教育 報桑梓建設家鄉

前面說過，中國民族企業家的根在農村，章榮初1918年到上海，1928年開辦企業，實業剛起步，已「迫不及待」報恩鄉里，回饋桑梓。1933年在家鄉菱湖購地二十畝獨資創辦了青樹小學，他在《改進菱湖鄉村的設施和願望》一文談到自己的心願：

我國是農業國家，社會和民族經濟的基礎，是完全建立在農村之上，因此農村經濟的衰落，是我們目前最嚴重的社會問題，近來全國上下，都憬悟到復興農村的重要。……我們為大多數勞苦群眾去謀生活的安定，子女的撫育，是我們應盡的責任。因此，我是抱着改進農村的願望，從故鄉菱湖做起，以我的全力和全部私產，作為改進鄉村的一切設施和經濟後盾。……對於金錢，我是抱定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主張。

青樹小學七百多學生完全免費，貧困學生更給予獎學金，為不忘國恥，校內道路命名為「九一八路」、「一二八路」、「五卅路」等。林森題校訓「誠毅」，陳立夫題辭「宏開廣廈」，王世杰題辭「桃李成蔭」，潘公展題「青天白日，樹之風聲」，陳布雷題「樹人百年」。

但這樣蓬勃的教育事業，1937年11月日寇佔領湖州後，被日軍放火燒燬。

抗戰勝利，章榮初第一件事就是恢復辦學，購置四十三畝土地重建青樹學校，規模比1933年的青樹小學更大，同為菱湖人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上海市參議長潘公展任董事長。校舍由留德建築師吳紹璘設計。吳是蔣緯國在德國同窗好友，二戰後期回到重慶，成為杜月笙關門弟子，抗戰勝利後到上海，一直寄居在章家。章榮初抗戰後投資的工廠學校都由他設計，

校園內一座章清儒的青銅塑像，是中國雕塑大師張充仁的作品，毀於1957年「大煉鋼鐵」。

教育事業外，章榮初更大力投資故鄉經濟建設，1945年他和潘公展聯名發起籌建「菱湖建設協會」。他說：「我務必為桑梓有所建樹，方無愧於先祖和後人。」

1946年起，章榮初共投下二百五十多萬美元，先後興建化工廠、繅絲廠、發電廠、醫院，創辦現代化農場，改良蠶種，無償向農民發放桑秧、抽水機等。

章榮初對家鄉的關愛可以從一些默默無聞的貢獻看出，三十年代以來，他重修了菱湖百分九十的街道，三十多座橋梁，建立了菱湖第一支消防隊，設置了五十個垃圾桶，每月提供城鎮清潔費十萬元。

黃炎培得悉章榮初的事跡後，為他寫下楹聯「忍人所不能忍，為人所不願為」。

中國最早的傳染病防治醫院「真心時疫醫院」，1908年由萬國紅十字會（中國紅十字會前身，盛宣懷為會長）設立在上海天津路316號，四十年代初，章榮初在附近的258號興建了他的企業總部豐業大樓，自此，時疫醫院的經費就由章榮初獨立承擔。抗戰時期中國紅十字會由蔣介石任會長，副會長杜月笙，1946年紅十字會從重慶遷回上海，成立理事會，章榮初為六位理事之一。

由青樹學校衍生出來的青樹助學金，1945年起由上海《新

聞報》社長嚴譔聲、教育家舒新城負責，為貧寒大學生發放助學金，到1949年前共有四百多名大學生由青樹助學金資助完成大學學業，他們組織了由章志鴻為主席的青樹同學會，出版進步刊物《雄風》。「解放」前夕，青樹同學會有七十多人被國民黨列入黑名單，湯恩伯下令逮捕章榮初，經杜月笙、潘公展出面周旋才得幸免。

交大共產黨員穆漢祥、三青團員史霄雯，在解放軍炮火映紅上海西郊天空的時候，被國民黨殺害，現在兩烈士紀念碑聳立在交大校園，1950年章志鴻由美國回來，特去祭祀，他們都是青樹同學會的菁英。

現在，菱湖中學（原青樹學校）是浙江省一級重點中學，青樹的故事在廿一世紀有了新的發展。當年一位揚州來上海的學子辛德俊，憑青樹助學金的資助完成了交通大學學業，1949年後他在香港船運業功成名就，他時刻記得章榮初當年「希望每位青樹同學在走上社會後都能幫助另一位青年完成學業」的囑咐，改革開放後幫助了幾位家鄉中學生赴美留學，2001年他出資委託美國加州金門大學教授趙耀渝女士辦了一個教育基金，致力幫助中國偏遠地區的教育事業，但這個基金沒有用辛先生自己的名字，他沿用了青樹的名稱，更延續了青樹的精神，這就是美國舊金山的「青樹教育基金」（Evergreen Education Foundation）。

2007年美國青樹教育基金來到菱湖中學尋根的佳話，在教育界廣為流傳，青樹精神永存，沒有什麼比這更令章榮初在

天之靈寬慰的了。

— . —

心彷徨走避台港 歸上海迎接解放

1947年初章榮初攜資金和一千紗錠紡織機器赴台灣，吳紹璘同行，準備在台灣設廠發展，誰料他們此行恰逢「二二八事件」，在船上滯留三日，只得返回香港，斷了到台灣發展的念想。

1948年秋章榮初避走香港，是年李濟深在香港召集國民黨反蔣人士組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李為主席，宋慶齡為名譽主席，響應中共號召，準備北上參加新政協。

1948年12月23日李與章榮初一夕長談，訴以中共「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十六字方針，保護民族工商業的政策，次日李濟深與郭沫若等三十多位民主人士，以參加聖誕舞會為名，登上停泊在維多利亞港的蘇聯貨船，駛出公海直上大連。1949年2月10日，章榮初攜資金回到上海，迎接「解放」。

吳紹璘決定離開上海，蔣緯國給他一艘登陸艇裝滿吳的私人財物，吳乘飛機到台北，蔣告知他，一船財物被共軍擊沉，吳明知被蔣私吞，啞口無言，只得到香港。出生在紹興路54號的他獨子吳光正，後成為船王包玉剛二婿，1997年曾為香港第一屆特首候選人，現為香港九龍倉集團、會德豐集團等企業主席、全國政協常委。

統購銷公私合營 大浩劫文化革命

「解放」初第一個經濟政策是統購統銷，農產品和工業品都須由國家收購，再供應市場，市場經濟開始向計劃經濟轉化。章榮初在四十年代建立起來的「農產原料——工業生產——市場銷售」一條龍體系，無法再運作，十四個企業全部陷於停工狀態。

1950年5月章榮初到北京向時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李濟深申訴，李當即親書一函呈毛主席，隨後毛主席給李濟深回信，領袖的草書揮灑在中央人民政府信箋上：

李任公：

你的朋友章榮初的事我知道了，已告訴總理和一波同志，予以照顧。

毛澤東

李濟深字任潮，毛尊稱他「任公」，此信由章榮初珍藏，我見過，文革中被造反派抄走。

章志鴻在美國剛完成MBA，準備讀博士或就業，章榮初在國內獨力支撐深感吃力，只得召他回來。1950年9月章志鴻放棄在美讀博計劃，偕馬璧如及生於紐約的次子回國。

1951-1952年「三反五反運動」，資本家全是該痛打的老虎，章榮初十四個企業全部停工，焦頭爛額、走投無路，畢生最大

的心血——建設家鄉——投資二百五十多萬美元建立的企業無法開工又不能解雇工人，不足三年就喪失殆盡。經歷過政治運動的人都能想像這是一種怎樣的境況，章榮初四次自殺獲救。1952年紹興路54號和隔壁陳世昌宅一起賤價由政府接收，所得二十四億人民幣（當時之舊幣，相當於現二十四萬）全部用於填補企業的無底洞。

1952年榮豐一廠被軍方接管成為軍服廠，後改為第七紡織機械廠，現為華敏世紀住宅小區和華敏國際商廈；1954年榮豐二廠公私合營，1966年改為上棉三十一廠，現為榮豐花園住宅小區。

1956年政府對民族資本家實行「贖買政策」，章榮初全部資產被「核定」為四百萬人民幣，按「核定資產」每年支付百分之五定息七年，1957年起每年定息二十萬元，1964年政府宣佈再加三年，後因文革而中斷，直到文革後才補發。

不斷的運動、不停的折騰，是當年的基本生活方式。文革期間章榮初被勒令到上棉三十一廠勞動，以六十七歲高齡，來回路程要四小時，在廠裡勞動八小時，打掃廁所、在車間收集下腳花。中午在食堂只許吃青菜，不許吃葷菜，有次一個老工人偷偷塞給他兩個肉包子，輕輕說：「章大班，想開點，身體要緊！」

1967年8月，由上棉三十一廠造反派頭目，王洪文「五虎」之一的黃金海，夥同上棉三十廠黃秀珍，在楊浦工人體育場召開上海第一次八千人大型批鬥會，主角是章榮初、章志鴻、榮

鴻仁、榮漱仁、劉念義和上海市委統戰部長王致中、副部長趙忍安等，散會時，王致中帶緊兩步，走到章榮初身邊輕聲說：「章老，多保重。」

章榮初終於大病一場，1968年之後不再去勞動，但無日無之的外調，反復查問兩件事：青樹獎學金和章氏招待所。很多由青樹獎學金資助完成學業的大學生，後來都成為新中國重要的建設者或中高層幹部，按照階級鬥爭的邏輯，造反派有充足理由確信青樹獎學金和章氏招待所是國民黨特務機構。

文革前章榮初靠定息生活，文革中完全沒有了經濟來源，身體迅速衰退。1972年12月章榮初身患肝炎，當時富經驗的醫生不是去了五七幹校，就是戰戰兢兢，一名醫生為章榮初插導尿管，病房門口立即貼出大字報，批判這位醫生為資本家服務，在這樣的氣氛下，章榮初根本得不到應有的護理。12月13日凌晨，章榮初在新華醫院逝世，享年七十二。

要是沒有鄧小平同志帶領中國走出那個「越窮越鬥，越鬥越窮」的死胡同，要是沒有改革開放、改天換日，不要說我全家，就是整個中國，到今天也還在黑暗中掙扎。章榮初的時代過去了，但前輩的努力，前輩的願景，依然激勵我們去追尋、去完成。

祖父沒為我留下分文遺產，恰如他生前文章所寫：「講到子孫觀念，我敢說絕對沒有，金錢問題，決不留剩一分，使兒輩享受，總期取之於社會，悉數用之於社會。」他說過多次「與其積財於子孫，不如積德於子孫」的教導，深深銘刻在我心中，

成為我人生價值觀的基石。

我是家族的長子長孫，兩歲半父母遠赴美國留學，我一直由祖父母撫養長大。在我中學時，祖父就經常和我說往日的故事，1963年上海政協文史部門要他寫回憶錄，我也是第一個讀者。

1964年我離開上海支邊到新疆建設兵團，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1968年我從農場逃回上海，祖父頹顏白髮，孤獨苦悶，我每週去陪他兩個下午，各地來外調的工作組天天要他交代過去的「罪行」，我也每每聽他的苦思和追憶。

今年是我祖父章公榮初誕辰一百十周年，《檔案春秋》約我撰寫此文，給了我緬懷先人，紀念祖輩的機會。

今天，中國再次抓住了歷史機遇，美好的前景又一次在我們面前展開，此時此地，回首一個世紀走過的道路，回顧這個世紀的反復和折騰，有助我們看清歷史，認清前路，成就前輩未竟之業，實現民族中興的理想。我想，祖父及他那代中國現代企業先驅的「實業救國」理想，正由後人來完成。

本文原載

《檔案春秋》上海市檔案館 2011年第三期

《檔案裡的金融》學林出版社 2012年6月

【註】黃炎培（1878-1965）上海川沙縣人，著名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杜月笙的名譽秘書，民主黨派「民盟」「民建」創建者。1949年後任副總理，政協副主席，人大副委員長。

章榮初學徒生涯

一 呵，大上海

黃浦江上的晨曦慢慢散開，初升的朝陽照亮了外灘的高樓。上海，東方第一大都市，迎來了又一個喧囂嘈雜的早晨。

十六鋪碼頭上，一艘接一艘內河小火輪，噴着濃煙，在船上水手的吆喝聲，和岸上小販的叫賣聲中，笨拙地靠上了碼頭。跳板剛搭上，黑壓壓的人群，擁擠着下船。穿着黑色短打棉衣褲、頭戴氈帽的，是浙江一帶的農民，穿着棉袍、戴瓜皮帽的，多半是鄉下小鎮的平民，個個肩挑手提，四處張望，小心翼翼地踏上了十里洋場的上海灘。

那是 1918 年的冬日，從菱湖航船上下來的人群中，一個高個子青年跟在一個矮墩墩中年人後面，一米八五的身材在人群中高出一頭，雙眼透出惶惑和好奇，下意識地伸手摸了摸棉袍胸口袋裡的兩個銀元，沒丟，他寬心了，一手揣起行李布包，一手扶住肩上的鋪蓋，快步跟上中年人。

這個青年就是我們故事的主角章增驊，字榮初，剛滿十八歲，前面的中年是他的表姐夫叫邱聲初。

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南方鄉鎮，山河破碎、國難當頭，三千年一成不變的中國農村，阡陌間的農夫、小鎮上的百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在極度貧困的生死邊緣掙扎求生。

滿清王朝經過兩次鴉片戰爭，又陷於太平天國哀鴻遍野，

更添甲午戰敗雪上加霜，終於窮途末路。歷史沒有給大清帝國再一次機會，世界沒有給古老中華多一點時間。十九世紀最後一年，八國聯軍的鐵蹄，輕蔑地把紫禁皇城踐踏在腳下。二十世紀的第一年，顏面掃地的中央帝國與十一國列強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中國以一個衣衫爛縷的東亞病夫形像，被推入了新世紀，推入了西方強權把持的現代世界。

這一年的農曆十月廿七（1901 年 12 月 7 日），章榮初（增驊）出生在太湖南岸浙江省吳興縣小鎮菱湖的蕭山弄元康里蠟作坊。

章三省堂原是荻港望族，但到章榮初出生時，這一支已遷居菱湖，家境清寒。章榮初之父章清儒（1865-1935），三省堂第十三世，名乃興，字清儒。菱湖是土絲最主要的產地，章清儒開一家小土絲行，收入微薄，勉強糊口，三十歲娶菱湖沈氏女，生三子二女，章榮初排行第二。

章榮初幼年時，父親勉強供他在老聚和紙坊讀了五年私塾。讀到第三年（1912），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成立。又過了兩年沈氏亡過，章清儒續弦娶伊貴珠。章榮初輟學，跟父親在絲行打雜幫工。

中國已經沒有了皇上，康有為預言，必然出現人人爭當皇帝的亂局。宋教仁被暗殺，張勳復辟，軍閥混戰，1916 年袁世凱稱帝失敗。1919 年北京發生「五四」學潮。這些國家大事對尋常百姓來說，比聽三國水滸還遙遠。

少年章榮初開始在絲行幫工這年，歐洲爆發第一次世界大

戰(1914-1918)。1917年11月7日列寧和托洛茨基發動十月革命，建立共產政權。這些世界變幻對鄉鎮草民來講，比聽山海經還離奇。

章榮初十四至十八歲，就在土絲行度過，學習打算盤，寫券標，學習為多賺五分銀子，在繭子裡噴水的作弊手法。

章榮初的表姐夫邱聲初，在上海一家典當做事，每年冬天都回鄉來，每次總到章榮初家住幾日，吃好晚飯，章榮初最喜歡聽他繪聲繪色地講上海的新鮮事：到處都是高大的洋樓，柏油馬路又平又闊，汽車、電車飛一般駛過，有錢人住洋房坐汽車。章榮初聽了羨慕得不得了，心想在菱湖這個小地方是不會有出息的，要發洋財一定要奔上海。



章清儒

章清儒對這個從小精靈的兒子很看好，說你有機會該去上海見見世面，學學生意。終於和經常跑上海碼頭做棉布生意的妹夫俞俊臣商量好，俞給菱湖同鄉上海利泰祥棉布號老闆吳沂青寫了封薦書，由邱聲初帶章榮初去上海。

1918年12月中旬，章榮初十八歲生日過後不幾日，口袋中帶了這封薦書和父親給他的兩個大洋，跟邱聲初上路了。船開動時，章榮初心中暗暗對自己說，我去上海了，我一定要好好做出點事業來，我一定會發財。他摸摸口袋中的兩塊大洋，章

榮初覺得很快這兩塊大洋，會變成兩百塊，兩千塊。

第一次出門，章榮初一夜未合眼。天矇矓亮時剛要睡去，聽見船頭人叫，「上海到啦，上海到啦！看那麼高的房子！」章榮初一骨落跳起身，呵，大上海，大上海到了！

十六鋪是當時中國最大的碼頭，北海運和長江航運的樞紐。1843年11月上海開埠成為對外通商口岸，兩個月後英商怡和洋行、顛地洋行（寶順洋行）登陸上海。經濟突飛猛進，上海的外貿與商業完全控制在幾大洋行手中，寶順、太古、怡和、安利、瑞記等洋行的貨倉全在十六浦沿岸，辦公樓、倉庫林立。

邱聲初帶他走過繁華似錦的外灘，穿過車水馬龍的南京路，馬路寬闊平坦，大樓高聳入雲，只聽身邊叮叮噹噹的電車，飛快駛過的汽車，昨天還在慢條斯理、窮鄉僻壤的鄉下小子，此刻目不暇接如墮迷陣。章榮初緊緊跟着邱聲初，暈頭轉向走了很多路，看得眼花繚亂。向姐夫問這問那，樣樣新鮮，樣樣好奇，興奮莫名。

到了利泰祥棉布號，見了經理嚴梅生，章榮初跪下向他磕了三個頭，拜他為師。

這天晚上睡在鋪上，章榮初想今天我已經到了上海，奔上海的目的達到了，我將來也要坐汽車，住洋房，要發大財，花花世界的上海我也要有一份。半夜醒來，坐起身向窗外望，喲，馬路上竟然還亮着路燈，亮得像白晝，感覺自己像騰雲進了仙宮一樣。

章榮初開始了他在上海學生意的生涯。

利泰祥棉布號是章榮初的起點，這是一家不大的洋貨批發號，老闆之外一共只有五個人：經理，會計，兩個跑街，加章榮初這個學徒。經理一個月偶爾來一、二次，跑街也是有名無實，經常只有章榮初和會計兩個人。老闆娘閔氏喜歡打麻將，幾乎天天上午和這兩個夥計檯子不拉開就打翹腳麻將（正常麻將應是四人，三人麻將稱為「翹腳麻將」）。

店鋪房子不大，上下各兩間，下面兩間一間是店面，一間是賬房，上面兩間是老闆家的住房。每天晚上老闆叫章榮初到樓上去記零用帳，他靠在床上吸鴉片煙。當學徒第一年是沒有工資的，吃住在店裡，章榮初收店後就在下面的賬房間打地鋪睡覺，早上天矇矇亮須第一個起來，把鋪蓋塞在櫃檯底下，在後門外生好爐子燒水，給老闆夫婦打洗臉水送到樓上。

老闆吳沂青鴉片煙癮很重，一天大部份時間依在床上吞雲吐霧，他本人經營絲繭，利泰祥做洋貨批發，生意極其清淡。章榮初在做學徒的一年中，這家批發號總共做了八千五百元生意，合銀子六千多兩。

1919年5月間，老闆和幾個人集資了二萬元，交給錢莊作保證，借了六萬元，到無錫去收繭。

吳沂青對章榮初說：「你跟我去管財務。」

章榮初慌忙說：「我沒學過會計啊，我不會做。」

吳沂青笑笑說：「沒學過有我教啊。這次收繭是不容易的

事情，幸虧劉先生幫我很大的忙籌款，還幫我向錢莊借款，所以呢，完事後我要給劉先生送一筆禮，還要對錢莊跑街朱先生送一筆禮，這兩筆禮數目不小，怎麼辦？羊毛出在羊身上，只有在收繭的價格方面轉轉念頭，做做手腳，你懂嗎？你想想有什麼辦法？」

章榮初聽得一頭霧水，喃喃地說：「我不懂，你說怎麼做我就怎麼做好了。」

吳沂青打開賬簿，教章榮初怎麼做假賬：「每天晚上結帳時，在總數方面加它百分之三到四，銀子就來了。」

章榮初說：「總數加了以後與水票對不起來怎麼辦？」

吳沂青摸摸學徒的頭說：「小鬼你真老實，做生意這麼老實只好吃西北風了。你來上海半年了吧，要學學上海門檻，記住，你在收進來的水票裡加幾張進去，加進去的數目要與總加的數目相同。這事就由你來做，我假裝不曉得。懂嗎？」

章榮初跟老闆到無錫鄉下去了十日，白天他負責向養蠶農戶憑送繭收條付款，每天大約付出繭價一萬六千多元，晚上把水票拿回來，做五百元假水票加進去。天天忙得不可開交，每天只能睡兩三小時，老闆看他呵欠連天，實在撐不住了，就叫他睡到床上去，吃一兩筒鴉片提提神。

收繭結束，一共作了三千多元弊，回到上海，過了很久也沒見老闆對什麼人送禮，而老闆房裡多了一套嶄新的紅木傢具，呵，這就是上海門檻。

店鋪樓上的兩間，一間是老闆夫婦，另一間住的是老闆的父親吳湘泉，六十多歲。每天清早章榮初給老闆送洗臉水，吳老先生已經在門外打好太極拳，在賬房鋪開筆墨紙硯。他先寫上幾句話，坐在一旁，教章榮初習字，每天要寫八張大楷三張小楷。章榮初到晚年都記得吳老先生寫下的格言，「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書到用時方恨少，事非經過不知難」、「心田存一點子孫昌盛，世事讓三分天地寬闊」、「與其留錢於子孫，不如積德於子孫」。

章榮初寫好，吳湘泉再教他珠算心算，小學徒十分用心，吳湘泉看了點點頭，出門去。他在吳澄瀛家做帳房。

吳澄瀛是二十世紀初上海湖商的首領，安利洋行買辦，外國洋行都在香港創辦，再北進上海，初期買辦都是廣東人，如寶川洋行買辦容閎，是中國第一個留美學生。太古洋行買辦鄭觀應，他的著作《盛世危言》影響了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整整一代人。到十九世紀後期，上海洋行買辦已是浙江人的天下，如虞洽卿、貝潤生、葉澄衷、周廷弼等，此時的洋行絲業買辦則全部是湖州人，吳澄瀛後來做過上海總商會會長。

章榮初在利泰祥雖然只做了一年，但是他對初涉上海的領路人感恩至深。他晚年經常談起這一年的生活，章榮初毛筆字、心算相當犀利，全得益於學徒時期。直到他自己事業有成，吳沂青晚年一直得到他資助。對師傅嚴梅生，章榮初更敬重有加，1933年特地在湖州彩鳳坊開了一家志大布店，供嚴梅生養老，1946年嚴老先生去世，他把布店盤進，贍養嚴老妻小。真可謂，

滴水之恩，湧泉相報。

章榮初知恩圖報、義重情天，既是中國傳統教育和章清儒家訓嚴格的結果，也是他踏上人生道路第一步時，已經端正的方向，這種重情義知感恩的人品，跟隨了他一生，成為他事業與人格最鮮明的印記。

二 一塊錢來之不易

1919年底章榮初告假回菱湖，農曆年前，由章清儒作主，娶了南潯女子邱芝寶為妻。婚後章榮初要返回上海，但他覺得在利泰祥前途不大，請姑父俞俊臣另外再介紹一家店。俞俊臣帶章榮初去見也從上海回鄉探親的朋友賴叔貽，賴一口答應。

在家過了年之後不幾天，章榮初和賴叔貽回到上海，賴在上海會康洋貨號做跑街，先帶章到會康，叫章榮初等一等，他去別的號家聯繫一下就帶章過去。

章榮初坐在會康洋貨號的廳堂裡，廳堂很大，中間一個生鐵西洋火爐燒得很暖，章榮初東張西望，看到這家店帳房裡進進出出人很多，兩旁廂房裡摞起的存貨也很充足，這家洋貨號比利泰祥大得多了，章榮初大開眼界，這才叫生意興隆！

這時忽然聽見樓上有人走下來，章榮初趕快坐下，樓上下來五個人，前面兩個，中間一個，後面還有兩個，章榮初見他們下來就立起來，對中間第三個人恭恭敬敬叫了一聲李先生。章榮初記得賴叔貽說過，會康洋貨號老闆叫李芸生。

老闆把客人送出門以後回進來，章榮初馬上又站起身，恭敬叫一聲李先生。這位李先生五十來歲，蓄短鬚，一身藏青綢袍，胸前掛一條金表鍊，腰束紫紅色綢帶，停步對章榮初上下看了看，點點頭就上樓去了。

一會兒聽李先生在樓上喊「賴先生！」下面回答他：「賴先生出去了！」老闆又說賴先生回來馬上叫他到樓上來。過了會賴先生回來，馬上到樓上去。

見賴先生走下樓梯，章榮初拿起鋪蓋行李，準備跟他去新店，賴叔貽搖手說：「不去了，你就留在這裡。」

章榮初不解，賴叔貽說：「剛才李先生叫我上去，問我下面這個人是你帶來的嗎？我說是的，他到上海來學生意，已經薦給新豐洋貨號了。李先生說，你不要薦他出去了，這小伙子交關聰明，他一眼就看出我是老闆，就叫他在會康做學徒吧！」

賴先生問章榮初：「怎麼回事啊，你沒見過李先生，他又不是走在最後送客，你怎麼曉得第三個是李先生？」

章榮初說：「其他四個人都穿袍子馬褂，唯有第三個在袍子上束了一條腰帶，沒有穿馬褂，分明是一個主人嘛，所以我叫他李先生。」

賴叔貽笑笑說：「你的確很聰明，你的運氣來了，現在老闆叫你在會康做學徒，你要曉得，會康比新豐大好多。」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見工面試時的反應和機靈多麼重要，而這種「小聰明」來自觀察的細膩和思維的敏銳。

章榮初就留在了會康洋貨號，那是1920年2月，章榮初十九歲。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全球經濟迅猛復甦，中國經濟以年增長百分之十的速度一直維持到抗戰爆發，同時這個世界也充滿了危機和動蕩。1920年美國超越英國，成為世界老大。「共產國際」派維金斯基到中國，1920年8月陳獨秀、李漢俊、陳望道、李達、邵力子等九人在上海法租界環龍路漁陽里二號陳獨秀家中，由維金斯基監督成立了共產國際中國支部（中共前身），1921年5月孫中山在廣州就任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東方雄獅開始甦醒。

對於有志氣、有魄力的年青人，二十年代充滿了機會，上海充滿了機會。章榮初正刻苦學習經銷，立志做一個優秀的跑街先生。

會康洋貨號對面是家綢緞局，老闆姓陳，店裡一個十二歲的小開叫阿沅，常和章榮初一起玩。一天他拿出一塊銀洋鈔（銀元），得意地給章榮初看，說是今年得的壓歲錢。章榮初看呆了，他在會康當學徒，每月只有月規錢小洋二角。

章榮初好生羨慕，說：「我明年滿師才能拿一元，賴先生月俸也不過六七元。小開，你拜一個年，就拿到一元錢，真厲害，你要好好存起來。」

小開很是得意：「一塊洋鈔不算啥，這店將來都是我的。」

章榮初的自尊心被刺激了，反唇相譏說：「小開，你不要

得意，我滿師之後，努力做事，也會發達，到時我的錢一定比你多，我要買一輛包車（私家黃包車），那時我高高坐在包車上，你這種小開將來肯定是敗家精，那時可能已做了叫花子，只能幫我推車，向我伸手要一個銅板呢！」

小開聽了，氣得了不得，一個多禮拜沒理章榮初。

這個小開後來成為上海一代名中醫，他就是陳存仁（原名陳承沅，1908-1990），師從章太炎，結交胡適等社會名流，1947年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1949年赴香港，其後他寫了《銀元時代生活史》、《抗戰時代生活史》、《中國藥學大典》等多部著作。陳存仁的《銀元時代生活史》，1973年在香港《大人》雜誌連載，後集合一冊出版。

其中《銀元時代生活史》第一章〈一塊錢盡是血淚〉寫的就是他少年時代和章榮初的交往。他寫道：「我聽了他的話，氣得不得了，但是他這幾句話卻深深地印在我心坎上，知道一個人沒有本領，將來是會成為乞丐的。所以要賺一塊錢，也不知道要流幾多汗血，所謂汗血銅鈿即是說當時一塊錢的來之不易。這個姓章的學徒，名榮初，果然在三十年後開了兩家織布廠，又和劉鴻生合設章華呢絨廠，是國產呢絨第一家，成為上海有數的大實業家。」（《銀元時代生活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

陳先生寫於七十年代的這本書是現在研究二十世紀初社會狀況的重要著作，上面這段記述沒有註明具體年份，無法和章榮初的回憶錄對照，細節上也和章的回憶有出入，章榮初後

來一直經營紗廠及蠶絲，劉鴻生的章華毛紡廠並非與章合作開設。章榮初在上海做學徒是1919年初至1920年底，章十八至二十歲，陳十一、二歲，我們不能苛求陳先生時隔半個多世紀的記憶，但他記述章榮初的自強形象和章回憶錄的自敘是一致的。

— · —

三 跑街生涯

章榮初在會康洋貨號跟賴叔貽跑銷售，旺季很忙，辦貨的客人到了上海，跑街就到客人旅館去兜售棉布洋貨，做湖州幫生意的批發號家，跑街有幾十人之多。章榮初替賴叔貽拎着樣品包，一家一家跑。

跑街與跑街之間勾心鬥角，爭奪交易，每人各有一套手段，章榮初看在眼裡，記在心裡，這就叫「學生意」。客人一批批辦好貨回去之後，就有較長時間空閒下來。淡季裡賴叔貽就帶章榮初出碼頭，到湖州和附近的小碼頭如長興、泗安、紅星橋、林宅橋、安吉、孝豐、廣德、梅溪等山鄉去上門兜售。

這年年底，賴叔貽辭職，被湖州一家大布店請去當經理，也當了辦貨客人，章榮初升為正式跑街。他的工作也仍是旺季到旅館交易，淡季帶樣品包到湖州山鄉去上門兜銷，不覺又一年了。

這年（1921年）開春，章榮初連連咳嗽，到三四月間，竟然痰中有血絲，大家說這叫「金線吊紅馬」，是肺病中較重的，

其實就是肺結核。章榮初想回家休養兩個月，但他經手放出的帳款約有八九千兩銀子，沒有收回就去休養，他心感不安。於是告訴老闆李运生，他先去外埠收帳，帳收回來後，讓他回家休息兩個月。

老闆說你回去休息吧，帳等你病好了再去收吧，但章榮初還是帶了結帳單和收據到湖州四個山鄉收帳去了。李老闆見他還是先去收帳了，馬上寫信給章榮初父親章清儒，告訴他兒子得了肺病，叫老人去湖州勸阻章榮初先回菱湖家中休養。但這封信到菱湖時，章榮初已經去了山鄉。

湖州地處太湖南岸，一望平原，向西則是山嶺，梅溪、安吉、孝豐、德清四個山鄉都在天目山脈中。當時行走浙江河道的都是小火輪，從梅溪到湖州每天來往的航船有六隻，三來三去，主要是裝貨，順便也搭些客，夜間行船，白天裝貨。船上有高鋪和平鋪兩個等級，船票平鋪每位兩角五分，平鋪下面放裝豬糞的竹籠，高鋪比平鋪貴一倍要五角，高鋪可以睡兩個人還很寬敞。章榮初五點鐘上了船，把被包打開，躺在高鋪上休息。其它兩艘船先開了，這艘「協興信局」的航船，要到六點開。

這時，岸上來了一位老先生，人高馬大，一襲青布長衫，長鬚飄拂，聲如洪鐘，立在船頭，對船員大發脾氣：「你們原



章榮初（1925）

答允把高鋪給我的，為什麼讓給了別人了？」船員說：「我們以為老先生你明天來，不知道你今天就來了。」

章榮初趕快起身，出去對老先生連連打躬說：「老伯伯你不要動氣，倘使不嫌我齷齪，這高鋪很寬敞，兩人一起睡也還很舒服的。」老人聽了，也消了氣，章榮初幫老人把鋪蓋拿進去放在高鋪上，老人和章榮初一起睡在鋪上。船緩緩開動，船員來收船錢，章榮初拿出三個人的票價共七角五分，把老先生的船票也付了。根據船家的規矩，這位老先生是老主顧，又有裝貨生意，所以老先生一個人睡高鋪，也只須付兩角五分。老先生客氣一番，和章榮初攀談起來，老人自報名孫友蘭，是梅溪森和醬油店老闆，比章榮初年長四十多歲，此時已六十開外。

老人見章榮初咳嗽吐痰，問道：「你年紀輕輕為什麼這麼咳嗽，這麼多痰？」章說：「不瞞你說，我在吐血。」老先生又問：「既然吐血為什麼還要跑碼頭？」章說：「我要把老闆放出的帳收回來以後，再回家休息一個時期。」老先生點點頭，說好的好的，做人要敬業。過了一歇老先生又問：「你吐血多少時間了？」章說：「還不到一個月。」老先生自言自語說：「第一期。」然後又問章家在哪裡，章榮初告訴他是菱湖，又問湖州有朋友嗎？章說：「湖州同裕布店經理俞俊臣是我姑父。」老先生說：「很好，我送你一樣藥可以醫治你的肺病。」

老先生說：「我是蘇州洞庭人，年青時在漢口做學徒時，見一本書上說，『一棵桂花樹死了以後，樹根放在泥裡爛一個甲子，就是爛六十年，會生出一隻菌來，其名為桂紅菌，第一

隻菌是治第一期肺病的。』」他看了想到洞庭山祠堂門前有一棵很大的桂花樹，已經死了不知多少年，樹根沒有掘出，他寫信到洞庭山家裡叫他們留心看看，有沒有紅色的菌生出來，有的話叫他們摘下來保存好。人們從來沒有看見過樹根上生紅菌這樣的事，直到兩年前發現了一隻像碗口大小的紅菌，就把它摘下來，從洞庭山寄到梅溪。老先生據書上說，這麼大可以吃八個病人，因為是第一隻，只能吃第一期肺病。老人說他的女婿，去年底得了肺病，給他吃了八分之一，現在完全好了。吃時把紅菌焙乾，磨成粉，放在一杯陳酒裡，一起吞下，馬上就好。老先生對章榮初說，我可以送你兩個人的份量，等明天回到梅溪，馬上就把桂紅菌寄到同裕布店，章榮初稱謝，但心裡是有疑感的。

章榮初回到湖州，把收到的帳款匯到會康，又把船上遇見老先生的事情和父親及姑父一談，託姑父等梅溪桂紅菌寄到請他轉寄菱湖，就和父親回了菱湖。果然不到三天，桂紅菌寄來了，章榮初按老先生的講法吃了下去，吃了以後肺病真的完全好了，血不吐了，人也胖起來了。之後章榮初和老先生一直做朋友，直到1947年他八十九歲故世。

多麼完美的善有善報的故事，兢兢業業的跑街章榮初、知才惜才的老闆李芸生、閱歷深厚的老先生孫友蘭，三代人互相關愛的故事，告訴我們一個永雋的真理：要做一個好人。

星雲大師偈語：「人的善惡在本性中產生，情的真假從境界中引發。」「在有能力的時候，多做些事業；在有財力的時候，

多種些福田。」

章榮初的一生，事業再大，賺錢再多，最後都煙消雲散，唯有他做人的道理言行，與人為善的人品人格，永遠是一個美好的故事。

1921年底，章榮初在會康洋貨號已經是獨當一面的老資格跑街，年底前照例要把放出去的帳款全部收回來，所以這年陰曆十二月中旬，章榮初到湖州山鄉去收帳了。

這一次先到梅溪，梅溪有大小布店八家，收到了二千多元現鈔和幾張匯票。從梅溪到泗安八十華里旱道，要坐轎子，過去每次坐轎子都是布店代叫，梅溪到泗安兩名轎夫二元四角。這天章榮初在點心店吃點心，有個轎夫來兜生意，三名轎夫只要一元六角。章榮初覺得很便宜，就講定了明天早晨從梅溪動身。梅溪到泗安八十里路程中，每隔五華里有休息站，蘆蓆棚裡有個老婦人供應茶水，還有酥糖、大餅出賣，走旱路或坐轎子的行路人，到這裡總要停下來休息一會兒。

第二天章榮初坐轎子出發，到第一個休息站時停下來休息，到第二個第三個休息站，三個轎夫態度很不好，不肯停下來，快速走過，三個人嘰哩咕嚕講土話，章榮初聽不懂。突然他想起聽人講過，這條路在第六到第八休息站之間的地帶，是沒有人煙的山溝，是最危險的地帶。想到這裡章榮初心裡害怕起來，想想看，三名轎夫要花兩天時間，卻只賺一元六角錢，太便宜了，一定有蹊蹺。如果這三個人是強盜，在無人地帶動起手來，非但是謀財，恐怕性命都難保。章榮初越想越怕，在

這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的地方，怎麼辦？怎麼辦？章榮初的腦子像風車一樣轉起來。

這時，到第四個休息站了，章榮初說自己小便急，硬要轎夫停下來。

在茶棚吃茶的時候，章榮初很溫和地問他們，你們都是梅溪人嗎？梅溪有家利豐布店，你們知道嗎？這家布店靠得住嗎？外面謠言很多，你們聽到什麼話嗎？領頭的轎夫問章榮初，你為什麼要問這事？章榮初嘆口氣說：「真倒霉啊，我為了這家利豐的帳，昨天沒有收到，他們答應我後天可以付給我，所以我今天到泗安，明天在泗安收帳，後天還要再回到梅溪去。昨天在梅溪收來其它店家的帳款幾千元，統統寄在同義豐布店了，這同義豐布店是靠得住的。但因為利豐的帳沒收到，我還要再回來，哎真是倒霉。」

章榮初這番話，等於告訴他們我這箱子裡沒錢，你們這筆謀財害命的生意留着後天做吧，我後天再送上門來。

他們聽章榮初講了之後，三人又嘖哩咕嚕講了一陣，客氣地問，你泗安有多少帳要收啊？章榮初說有人家付匯票，大多數店家是付現鈔的，一共有七千多元現鈔。

三個笨賊說：「那我們明天在泗安等你一天，後天送你回來好嗎？橫豎回頭路順便的，讓我們多賺一次轎鈿好嗎？」

章榮初說：「好啊好啊，這有什麼不可以呢，不過，回來的轎錢也仍舊是一元六角。」好不吝嗇，吝嗇人一定笨，章榮

初裝作一個超級笨蛋，一點沒發現他們的不軌圖謀。

三個強盜喜出望外：「好的，就這樣定了。不過你到了泗安，先把這次轎錢付給我們，讓我們可以去吃飯。」

「那個當然了。」章榮初說。

講好以後，三個轎夫渾身是勁，跑得飛快，客客氣氣把章榮初抬到泗安嘉新布店門口。

嘉新布店的經理沈士誠先生見章榮初下轎，走進店裡，慌忙放下水煙袋，站起來對章榮初說：「你這轎子是誰給你叫的？」章榮初說：「我自己叫的啊，三個轎夫只要一元六角。」沈經理把他拉到後面說：「啊呀呀你真是大膽啊，以後千萬不可自己叫轎子，這三個凶神惡煞中，有一個剛從監牢裡放出來。」

章榮初把路上的經過告訴他，沈經理連連說：「喔唷真是恭喜恭喜，今天你的性命能夠保全，實在是天保佑，莫大的幸運。後天準備怎麼樣？還坐這轎子？」

章榮初說：「當然不啦，這一趟我也嚇死了。還好我裝得像，被他們看穿的話，命一定不保。明天下午拜託你幫我叫條船，偷偷離開泗安。」

回到上海不過半個月，章榮初接到泗安嘉新布店沈經理來信，說這三個人前兩天就在危險地帶殺了一個人，搶去幾百元，當時就破了案，三個人都捉進去了。

章榮初面對三個強盜，臨危不懼、鎮定自若，這是智慧膽識的較量、更是心理素質的較量。章榮初在這條偏僻小徑上表現出來的卓絕能量，在今後的人生大道上，發揮得更加淋漓盡致。

章榮初經過三年的學徒跑街生涯，1922 年開始自立門戶，1924 年開設華豐祥棉布號，1928 年開設上海印染廠——這是中國第一家華資印染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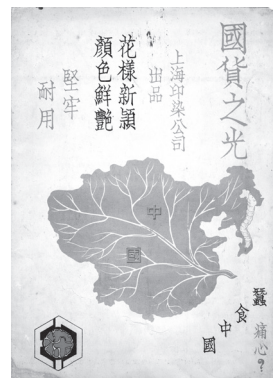
本文原載

《尋夢菱湖》上海文藝出版社 2020 年

上世紀三十年代樣本背後的故事

實業救國，提倡國貨，保護民族工業。這些口號別說 80 後青年，就是對 50 後中年人，也實在太遙遠了，很難想象當時是怎樣一種真實境遇，怎樣一種熱血激情。

去年我在上海收集到我祖父章榮初上世紀三十年代開設的上海印染廠和上海紡織印染廠一批產品樣本，這些歷史文本，將七八十年前民族工業的拼搏掙扎、中國人民的愛國呼號，真切地、貼近地呈現在我們面前。讓我們觸摸到上世紀三十年代國難當頭、民族存亡的脈搏。



上海印染廠 1932 年的產品樣本，封面上除了一般性廣告文字「花樣新穎，色彩鮮艷，堅牢，耐用，上海印染公司出品」之外，突出的是四個鮮紅大字「國貨之光」。下面三份之二版面，是一幅畫成桑葉的中國地圖，地圖上朝鮮和東北的位置，有一條蠶蟲正在啃食蠕進，一角寫着「蠶食中國，痛心」。封

底的「上海印染有限公司貢言」寫道：「愛國的大帽子並不硬派給你公頂，只望你精審着出品加以論評，這一點心血形成奮鬥來的結果，究竟有沒有盡力提倡的可能，然而中國興衰存亡的運命啊，都在你這一瞬間的同情。」

上海紡織印染廠 1934 年的樣本，封面畫了一幅母鳥餵雛圖，寫着：「中國幼稚的工業，要望大家來提倡，與這嗷嗷待哺之圖一樣的情景。」

歷史已經過去七十多年，但前人奮發抗爭的精神永遠不會消逝，讓我們來看看這些發黃的文本背後的故事。

章榮初 1918 年到上海當學徒，1924 年開設華豐祥棉布號，做棉布批發生意，1928 年買下上海楊樹浦華德路十七畝土地，開設了中國第一家華資印染廠——上海印染廠，此前英資綸昌印染廠獨家壟斷中國印染業。

當時的中國，國弱民窮，外資控制着中國的經濟命脈。中國民族資本猶如巨石下的幼草，大多被外資扼殺在萌芽狀態。眼看上海印染廠欣欣向榮，綸昌印染廠向章榮初提出兼併。

章榮初在回憶錄《我在舊社會的三十五年》（1963 年手稿，下面未指明出處的引文，皆摘自該回憶錄）中寫道：

1930 年 5 月，英商綸昌印染廠買辦馬家訓打電話給我，說他們英國大班要到我廠裡來參觀，這時上海一共只有兩家印染廠，一家是我的上海印染廠，另一家就是英商綸昌印染廠。來者不善，與六百萬

英鎊資本的綸昌相比，我的廠只是個英商巨掌下一棵小草。

過了幾天，馬家訓陪綸昌大班阿司登到我廠來參觀，我帶他們看了一遍，之後招待他們吃茶點，英國大班問我：「你廠有多少資本？」我說：「二十五萬。」他聽了輕蔑的冷笑一聲，接着這位大班說：「我們綸昌資本是六百萬英鎊，你這二十五萬，在我們綸昌角落裡掃掃，恐怕也不止這個數目。」當時我心裡很氣憤，氣憤他們看不起中國人，決心要爭口氣堅持下去。

他們參觀以後，大約一個禮拜光景，姓馬的買辦約我到他家去吃茶點，說有件事要談談，我問他：「那英國大班在不在？」他說：「只有我們兩個人，沒有其他人。」我就去了。他談話的主題是講我二十五萬資本是不夠的，這麼小的資本很危險。他提出由綸昌向我廠投資，仍由我擔任總經理，給我六百元一個月工資。我毫不考慮，很乾脆地拒絕了他。

老奸巨猾的英帝國主義，當然不甘心。不到一個月，綸昌印染廠就開始對我進行打擊。那時印花布價格每疋四兩五錢銀子左右，憑良心講，他們的產品的確比我們的好，所以我的賣價每疋比他們便

宜一、二錢。雖然我比他們便宜，每疋還可以賺五錢左右，一天生產一千疋，就有五百兩銀子利潤。不料綸昌為了打擊我，開始自動惡性跌價，從四兩五錢陸續下跌，不到兩個月就跌到二兩八錢，在這種情況下，我非但沒錢賺，即使和他們一樣價格，每疋也要虧本一兩銀子，每天虧本一千兩銀子。

英資兼併遭拒後，綸昌聯合當時上海最大的貿易公司日資三井商社，發起削價攻勢。1930年5月16日章榮初在《申報》發表「勸告本埠疋頭業勿定外貨宣言」，呼籲：

定外國貨是害多利少的生意。推銷國產布疋是諸位同業的責任，國貨價廉物美，為什麼還要去買外國貨呢？我們疋頭界，凡是外國有的貨色，我們中國已有相當的代用品，而且國貨價廉物美，為什麼我們還要去買外國貨呢？

（一）做白貨疋頭的，有完全華資開設的申新紗廠、永安紗廠、厚生紗廠、恆豐紗廠等，所出的棉布，都能夠使我們滿意的。（二）做花色疋頭的，也很多很多，如各種綿織品，元直貢，嘩嘰，皺紋呢等，國內各華商布廠，都有很好的出品。（三）做染色布疋頭的，有達豐、洪章等，完全華資的染織工廠，而出品也非常精良，足以代替外國貨。至言印花類，則範圍較廣，如印花直貢、印花失丁（斜紋）、印花絨（若中柄、大柄、小柄）、印花花標、印花手

絲布等，則有上海印染廠出品，貨身堅牢，花樣鮮艷，可與外國貨並駕齊驅。我們疋頭界除了上面三種以外，其餘唯佔少數而已。我們中國既有了這樣很適當的代用品，諸公以後儘可勿買外國貨了。

我希望大家起來快快來補救，凡是我國的廠商，原料務必要用得好，工作要認真，開銷要節約，那末就可達到中國貨勝於外國貨的目的。我國廠商趁這個抵制外貨的機會，使國貨普及全國，使人人腦海中充滿國貨的印象，何必抱敲竹槓的自殺主義呢！總之，要救中國，端賴提倡國貨，以鄙人管見所及，需要解除兩個困難；其一是改良國貨出品，使得人人滿意，其二是價鈔要抱永康主義。

諸公啊，在這千鈞一髮的中國裡，大家需要覺悟了，我以十二分的誠意來忠告諸公幾句話。疋頭界一致來提倡國貨，請疋頭店家的進貨先生，將提倡國貨的心，常印在腦海裡。

章榮初的湖州同鄉、著名報人楊清馨，也在《新聞報》仗義執言，並將銀行家郁震東和沈仲毅【註】介紹給章榮初，進行增資擴充，上海印染廠苦撐數月，終於不敵英日資本的強大聯盟，在1930年11月13日倒閉。

1931章榮初再度從為人做加工業務開始，把債務逐步清償，他在回憶錄中說：

1931年賺了三十七萬兩銀子，1932年正月，我一家去拜訪債權人，還清一半債務，向他們道歉。我又寫了一封信給上海銀行經理陳光甫，講了一大套銀行應該支持工業的大道理，去信後第三天，陳光甫來電話叫我去談談，我談了創業的經過，



陳光甫

他非常支持我，他說：「人生在社會有一真正快樂之事，那就是樹一目標，創一事業，達到目的地，並且成功。此種快樂是從艱險困苦中得來的，因而更為持久，更有紀念價值。」他問我有什麼要求，我提出把印染廠廠基向上海銀行做五十萬抵押，陳光甫立即答應，關照李芸候照辦。

經過上海銀行這筆押款成功之後，我在外面名譽更好了，不久金城、大陸、中南等銀行都送往來透支摺子來，一下子銀錢業和我往來的就有三十多家，到年底還清了所有債務。

1932年初，上海印染廠重新站了起來，又買進隔壁的五十畝農田，工廠擴充到紡織、織布、印染，成為全能紡織廠。

風雲突變，1931年9月18日，日寇發動「九一八事變」，

侵佔東三省。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變」，日軍進犯上海，十九路軍奮起抗戰。

1932年上海印染廠重開後的這份產品樣本，就是在這種國家蒙難，事業艱辛的關頭，對國難的痛心疾首，對國貨的大聲呼籲。提倡國貨，實業救國，這些呼籲絕不是為了個人賺錢的私利，民族工業與國家命運息息相關。它豈止是商業樣本，也是一份民族工業的宣言書；它豈止是產品推銷書，更是一份愛國主義的宣傳品。

上海印染廠重上軌道後，章榮初在印染之外，增加了紡織部份，1934年6月更名為上海紡織印染廠，成為當時上海最大的棉紡企業之一。1934年底，英、日兩家故伎重施，再次聯合打壓，上海紡織印染廠負債600萬，再度倒閉。

1937年2月上海紡織印染廠的債務在杜月笙調停下得以解決，重新開工，但不到半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發動「盧溝橋事變」，華北告急。8月13日上海「八一三事變」，中日兩國百萬軍隊淞滬會戰，中國全面抗戰開始。在「八一三」戰火中，上海紡織印染廠被日軍佔領，產業大半被毀。

在風雨飄搖的歲月，山河破碎的年代，章榮初的企業，十年之中三起三落，這就是中國民族工業崎嶇竭蹶、坎坷奮鬥的歷程。直到1938年他開設榮豐紗廠，終於站穩腳跟，成為上海十大紗廠之一。

今天設計時尚、印刷精美的產品樣本或廣告，我們見得太

多了，但有誰見過這樣和國家休戚與共的企業文化？這樣和民族血濃於水的產品介紹？我撫摸着這幾本紙張發黃的樣本，仿佛又回到了民族掙扎求生，工業頑強奮進的年代，仿佛又回到了敵寇戰火紛飛，全民團結抗爭的年代。

這幾份無聲無息的樣本，是活的教材，告訴我們，沒有強大的民族工業，國家興盛是一句空話，而沒有國家的強大，我們的民族工業只能是外國資本腳下的枯草。

【附記】這些舊物原為上海文物收藏家黃振炳先生所收集，他無償贈予，他說：「在我這只是一項收藏，對你則是物歸原主。」黃先生深情厚意，特此銘謝。

本文原載

《檔案春秋》上海市檔案館 2012 年第七期

《大眾收藏》2012 年第三期

【註】楊清馨（1895-1957），湖州人，著名畫家。二十年代末與王一亭、朱屺瞻、潘天壽等組織藝苑繪畫研究所，並和徐志摩、陳小蝶一起主持美術刊物《美週》。1956 年應聘為上海中國畫院畫師，1957 年逝世。

郁震東，寧波銀行家，時與於右任、杜月笙、錢新之等同為復旦大學校董，其父郁豈生與清末企業家張謇合作創辦南通大生紗廠。1949 年後郁先生一貧如洗，由章榮初照顧，六十年代逝世。

沈仲毅，寧波人，招商局上海分局局長，上海輪船業公會主席。抗戰時南京淪陷後，大量機構和物資向重慶轉移，就是由民生輪船公司經理盧作孚，和招商局副總經理沈仲毅主事完成。

1936 年上海商會選舉軼事

抗戰之前，上海華界、租界分治，國民政府的上海市政府管治權限於市區北部，主要商業區都在租界內，成立於 1911 年上海總商會，地位舉足輕重。

1927 年「四一二」事變，蔣介石上台，上海總商會發表《對時局的宣言》表態支持，但國民黨對商人自發組成的商會還是不放心，1928 年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組成商民協會，取代上海總商會，雙方關係緊張。

法國學者安克強（Christian Henriot）在談到當時國民黨和上海商會爭執時指出：

在國民黨以黨治國政策下，市黨部極力擴張黨權，一切納入黨的意識形態，運用軍事的、政治的和思想的手段干預經濟活動，這是工商界和市黨部頻起紛爭的根本原因。

（《1927-1937 年上海的政權和現代化》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1930 年新的上海市商會成立，1934 年第三屆市商會由國民黨人俞佐廷為主席，1936 年又到換屆選舉的時候，對於第四屆執行委員會人選的爭鬥浮出水面。

山不轉水轉

在香港四十年，退休了，是時候完成畢生的心願，去旅行，去攝影，去繪畫，去看看世界的山河，去貼近大自然的心靈。

我們租用攝影家王建軍的吉普車，從成都沿川藏高原邊緣，一路駛向雲南麗江。雅安、康定、瀘定、新都橋，翻越4270米的扎多山，理塘，稻城，得榮，沿長江上游金沙江南下，對岸就是雲南。

中國民諺「山不轉水轉」，到此乃知千真萬確。

在奔子蘭橋過江到西岸，駛向雲南西藏交界的德欽縣梅理雪山。車程半小時後開始翻越橫斷山脈，盤旋幾個S型轉彎就見到金沙江在腳下委婉流淌，兩岸崇山峻嶺，層層疊疊，一山更比一山高。

停車步向山崖前，對岸一座圓錐形的山峰傲然屹立，擋住了滔滔江水，當仁不讓。金沙江還沒形成三峽那樣的激流，在此祇得向擋路的山岩低頭，以一個270度的大轉彎，繞過蠻不講理的頑石，灑脫而去。

這個被驢友們稱之謂「金沙第一彎」的，是由滇入藏必經之處，每個途人都在此停車拍照，向母親大江敬禮。

滾滾長江水，就這樣經過青藏高原的蘊育，雲川峽谷的磨礪，最終成就浩浩蕩蕩，橫無邊際的寬廣胸懷，千帆競渡，大江東去的宏壯氣魄。

這，就是長江！這，就是中華民族之魂！

本文原載
香港《中國旅遊》2009年7月

編後記

年過花甲，舊事越發清晰，證明自己確實老了。曾偶爾進入一個懷舊網站，上海著名作家金宇澄等辦的《弄堂網》，寫了幾篇家史回憶文章，引得上海市檔案局一位編輯的留意，囑我寫祖父的完整記敘，之後，我在內地刊物陸續發表了二十多篇，現在按時間先後集為一冊，事件大致是相連的。

本書第一輯十三篇是記敘筆者祖父章榮初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故事，第二輯記錄的是筆者父母的往事，從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最後一輯是筆者自己的回顧，這三輯跨越了一百年三代人。

寫作時，我重讀了祖父留下的自傳《我在舊社會的三十五年》，這是1963年他應上海政協文史部門所邀而作，這部十五萬字的回憶錄記錄了大量第一手資料，但因文革未曾面世。

章榮初在六十年代初階級鬥爭風聲鶴唳下寫三四十年代人和事，諸多顧忌，如寫到和國民黨的關係必然避重就輕。以一例說明之，1934年章榮初的上海紡織印染廠承印青天白日滿地紅「黨國旗」。他在回憶錄中一筆帶過，筆者查當年《申報》大量報導，此事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社會部和上海市黨部主持，隆重其事，盛極一時，若只看回憶錄「一面之詞」，會致失真。

我得到上海市檔案館、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南京民國研究院等機構研究員和社會文物收藏者的熱心幫助，取得很多原始資料。我在祖父的故事中插入歷史人物和事件背景，以期今日讀者能感受當時的社會氛圍和社會百態。

中國二十世紀私營企業發展史，是中國近現代史重要一環。對今日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寶貴資產。筆者秉承客觀立場，將史實展現，以自己的家史，對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作一側面綜述。

對今日大多數青年，這些歷史已經很遙遠、很隔膜了，對我來說，仿佛還是昨天，歷史的一瞬間，就是人的大半生。唏噓之餘，留下我們每一代人的足跡，讓後人知道前人從何而來，每個個人的歷史，每個家庭的歷史，也是民族與國家的歷史。

主要資料來源

章榮初：《我在舊社會的三十五年》手稿 1963 年

章志鴻：《我在新中國的四十年》手稿 1992 年

李惠民：《章榮初》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章君毅：《杜月笙傳》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 1968 年

羅蘇文：《高朗橋紀事》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

王 菊：《近代上海棉紡業的最後輝煌 (1945-1949) 》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4 年

上棉三十一廠黨史工運史辦公室編：《上海第三十一棉紡織廠工人運動史》中共黨史出版社 1991 年

鍾 華：《江南市鎮早期現代化建設的一次嘗試—以菱湖戰後重建 (1945-1949) 為例》，刊《明清以來長江流域社會發展史論》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6 年

彭南生：《抗戰勝利後江南市鎮建設中的民間力量》，刊《江蘇社會科學》2006 年第 4 期

陸和健：《上海資本家的最後十年》甘肅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布賴·馬丁：《上海青幫》上海三聯書店 2002 年

郭緒印：《老上海同鄉會團體》上海文匯出版社 2003 年

湖州市政協文史委員會編：《湖州文史》第八、九、十一等輯
上海市檔案館館藏文獻

網 頁：浙江省、湖州市、菱湖中學、美國青樹教育基金等

銘 謝：上海市檔案館，上海市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南京民國研究院，上海文物收藏家黃炳振先生。

家事國事天下事

——杜月笙「恆社」風雲人物
章榮初三代人一百年的回憶

作者：章濟塘

編輯：林靜

設計：青森文化設計組

出版：紅出版（青森文化）

地址：香港灣仔道 133 號卓凌中心 11 樓

出版計劃查詢電話：(852) 2540 7517

電郵：editor@red-publish.com

網址：<http://www.red-publish.com>

香港總經銷：聯合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

台灣總經銷：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 136 號 6 樓

(886) 2-8227-5988

<http://www.namode.com>

出版日期：2024 年 2 月

圖書分類：傳記 / 近代中國史

ISBN：978-988-8868-29-2

定價：港幣 110 元正 / 新台幣 440 元正



這是一個家庭三代人， 在二十世紀一百年內的故事。

一切由1918年冬日開始。黃浦江上，朝陽初升照高樓，章榮初（1901-1972），出生在浙江吳興鄉村，隨同鄉人乘內河小火輪到上海，東方第一大都市學生意。章榮初於1924年上海發跡，三十年代起，其企業成為上海十大紗廠之一。1933年拜師「上海大亨」杜月笙，成為「恆社」常務理事。一生縱橫商場，歷經三起三落，撐過上海淪陷，也捱過了日本侵華，在1947年赴台灣投資，恰逢「228」事件，鎩羽而歸，1948年出走香港，被「統戰」攜資返回上海，經三五反、反右、文革等歷次政治運動，1972年病逝。

章榮初長子章志鴻（1924-2008），出生浙江家鄉，畢業於上海著名教會學校聖約翰大學，1947年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碩士學位，1950年放棄博士學業歸國，文革遭受打擊，文革後任上海市機電局副局長，上海市政協委員，1984年派駐香港，任上海實業公司（集團）副董事長總經理，1990年退休移居美國。

章榮初長孫章濟塘，1963年中學畢業正值階級鬥爭高潮，被安排到新疆農場工作，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監督勞動九年，1981年移居香港。

這個家庭的故事，是中國二十世紀一個縮影。本書二十五篇文章，是作者在2010-2020年間發表於內地報章雜誌，集成本書時作了文字整理。



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

紅出版文化平台

加入我們：www.red-publish.com

Mod@E.

上架建議：傳記／近代中國史

定價：港幣110元正／新台幣440圓正

ISBN 978-988-8868-29-2



9 789888 868292 >